

张少敏先生悄然离世,这符合他的清风人格,谨严内敛、不喜张扬。寄居在大洋彼岸已90岁高龄的林希先生,听到消息当即给我发来微信:“少敏走了,好人,好人哪!”

在少敏之前,天津市作家协会有过诸多书记,大家当面都在其名或姓的后面冠以“书记”的称谓,背后则多是直接指名道姓。唯少敏一人,大家无论当面或背后,无论是编制内的还是编制外的,无论年长的还是年轻的,乃至刚入职的新人,都一律直呼其“少敏”。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称呼,但在权力的威严无处不在的社会环境中,这体现了一种微妙的温暖和单纯。

少敏是在《天津文学》杂志社主编兼社长的职位上,被调任党组副书记,主持作协全面工作,顺理成章地由事业编制跃升至厅局级干部编制的。对许多人来讲,这或许是梦寐以求的跃龙门般的喜从天降。少敏服从调动,这是他的性格使然,但他拒绝进入厅局级干部编制,仍留在编辑系列。

“升迁”对他而言竟是或可或不可,甚或是勉为其难。当时盛行告黑状、打小报告,各种传闻满天飞……以我为例,接到过恐吓电话,风闻有人亲自到上级主管部门揭发我,有的则是多次给上级打电话告我的状。有一年除夕傍晚,我下楼开报箱,发现了打印清楚、装订整齐的一沓揭发我的材料,抬头写的是“市委领导部门”,特地加印一份塞进我的报箱,这是想让我过不好年。“文革”后期,我经历过“在全国批倒批臭”,早已是“债多不愁,虱子多了不咬”,人家送“年夜饭”来不能不吃,我将材料认真看了一遍,除去上纲上线,帽子太高、太大,没有一句能刺痛我。

材料里,也举报了一些我的所谓“犯罪事实”,却是根据传闻和报纸上公布的案例,嫁接到我身上的。比如,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位编辑,刚跟我从嫩江采风回来,第二天他去文联大楼的浴室洗澡,进楼碰见《天津文学》的编辑闻树国,当即发问:“听说蒋子龙拐了作协一个亿跑了?”闻树国说:“我刚碰蒋老师通过电话,作协有一个亿让他拐吗?编辑部欠工厂的印刷费还没着落呢。”

此消息随即像段子一样在作协机关传开。那位编辑还算得上是我朋友,昨天还在火车上一块儿吃方便面,过了一夜就相信我成了逃犯。可见人们对负面传闻的热衷,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。

尽管有那么多告状的、打小报告的,上级主管部门却从来没有找过我,核实告状者的状词和揭发材料。但,林林总总这些都要汇总到党组负责人少敏那儿,有些无事生非、无理取闹者,甚至直接闹到了他跟前。少敏何等的格局,是心里盛得下事的人,加上天性温润、立身清正,为人做事“朋而不党、友而不私”,闹他岂是易事?无理取闹者碰上了裹着海绵的铜墙铁壁,即便闹翻了天,也未必能闹翻少敏,闹来闹去,只是闹了自己。

我早知他每天下班后在办公室写字,正好躲过马路上下班高峰的车流。有天晚上我路过作协,想进去看看他在宣纸上笔走龙蛇的情状。少敏写一笔好字,我主编《天津文学》时,他是副主编,我喜欢看他送

春来看花,人们走出户外,踏春寻绿,寻开花吐蕊的桃李杏果。年年如此,春天的花似乎是看不够的,而且最好是开在树上的花,高高低低、错落有致,近看是花,远观如烟。白天看花是一番丽日艳遇,夜晚则疑是漫天飘雪,真是好看。

曾看过南京的梅花、大理的桃花,还有北京香山的榆叶梅、天津运河堤岸的山桃花……很多的花在树枝间争相绽放,开花棵树多,树下看花的人也多。那花开得恣肆,人也变得放肆,伸展着腿脚忍不住一边挥舞奔跑,一边舒展肢体一解冬之裹束。也有人与其说是慕花而去,倒不如说是慕名而去,于是一整日满眼皆是举着手机与花合影者,只想拍花却没时间好好看花,有人大约实在技痒,还会攀爬上树,大妈们则瞅机会奋力摇晃枝条,一时间落英缤纷,撼动一树花瓣如雨……而真正赏花的人应该是安静的,只是看,或者也听,也嗅。若真想让身心与春花一起丰盈,又何须摧花,何必摧花?怕是欲待沾花时,笑靥已如花。

吾乡种种果,将此类果树均叫作果树,果花当然是用来结果子变钱的,桃李产业生产线上看果花,花棚处还会果断疏掉多余的花朵,毫不怜香惜玉。不过,近年来,地方政府倒也立了各种名目的桃花节、杏花节,靠花赚来的还是地方果业的名气和人气,只是那花委实惊艳、壮实毫不娇弱,呼呼啦啦、实心地开着,一点儿也不打算矜持,像铆足了劲要回报辛苦侍弄它们的人。你若想找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意境还算可以,果真是桃花也红,人面晒得也红而透亮,这一树一树的花大约遍地都是“千叶桃花胜百花”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,是“千朵万朵压枝低”,是“更爱深红爱浅红”。

城里面开的果花倒是不用结果子的,结了怕也没大用,许是额外的负担,不如单单开作不坐果子的“谎花”,让人热热闹

来的稿子。当时没有电脑,作者们的字迹五花八门,特别是有些人龙飞凤舞或怪异的字句,经少敏编辑改正过,总是清清楚楚,优点和缺点一目了然。他本可以成为一个好编辑、大编辑。那天晚上我果真敲开了他的门,他正要收摊,我几乎无法下脚走进屋内,桌上、地上、书架上、窗台上都摆放着或悬挂着他当晚挥毫的成果。看得出他一管在手,笔随意动,纵横雄逸,笔墨劲健清爽。我从地上拣起一副张之万的联,收为己有:“硬顶头皮过苦日,时耕心地待丰年。”

既然少敏执意留在文学队列,以他的贡献和资历,主管部门提示可以申报国务

君子温润如玉

蒋子龙



院政府特殊津贴,这或许是对他拒绝晋升官级的补偿。他再次拒绝,声言自己目前从事行政工作,没有资格申报。我们在报纸上经常看到一些单位行政一把手的简历,赫然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,是作为一种荣誉、一种身份展示。而少敏却坚持推荐一位优秀作家,两次推荐两次被上级主管部门否决。少敏说:“否决是上级的事,我们还是要申报,这是我们的责任。”

少敏的性格中有“软”和“硬”两面。软的是良知,硬的是原则。“知止”是很难达到的修为,少敏做到了。他知道身为书记应该做什么,不该做什么。他形容谦和,却不说漂亮话,心平行直、守正为怀,所以为官一任,来清去明、脱然爽洁。

生命是选择,南开大学中文系、当编辑和写作,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但他的人生更多的是被选择、被安排、被分配。这是没办法的事,每个人都活在当下,受到当下和生活的局限。而人的努力是有限的,所谓命运,就是每个人不同的局限性。工作是安身,是在社会上的角色定位。陈文茜有言,没有谁是生命高手,学习是一辈子的事。少敏从政是“公门修行”,他算修行圆满。

其实,少敏还有另外一面,他出版过小说集,从小说中可感受到他生命的蓬勃质感和多姿多采,乃至波涛汹涌。写作是立命的事,他拒绝高升,坚持留在文学队列,就是想写东西。

他的短篇极精致,结构严谨、节奏明快,章法、布局匀称舒展又起伏有致。只有当过编辑、读过和改过无数小说的人,对小说的性质烂熟于心,才有这样漂亮的文笔。他的才情,他的锐气,在写小说时就都郁芊芊发于笔端。

至今难忘第一次读他的中篇小说《失落河谷的爱》时的感受。少敏大学毕业后在黄河湾服役数年,小说写的就是黄河湾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。万秋生被城市诱惑,投入滚滚商潮,樱樱则困守家乡,一对青

闹地看个够。有时觉得,那满枝的花竟比叶还多还密,有的树枝上好像就只长着覆满了枝杈的花,密集得连一点儿叶子也看不到。花终是要人看的,看花也是大生意,赏花季的文旅产业收益,甚至让种果子的农民羡慕,比如林芝的桃花、天津五大道的海棠、南京梅花山的梅花……春和景

春花如烟逸风尘

李肖岗



明,一树繁花,花树之下,汉服云鬓,别有一番稀见的都市风景,靠花拉动的文旅经济果真不同凡响。一城一地,一春一时,春有百花,白开了过也着春令人可惜。故而这短促的花季,比赛的不只是花期,也是治理者为城市管理所花费的巧思,以及人们接纳这如春美意的愿望和热情。

春日,开车行驶间也时常能看见花,如天津大道上间或一丛丛的粉艳桃花,远望像一团团粉白的云雾,让人在行驶间有怦然心动的感觉,一丛闪过又期待能碰见下一丛,这一路行车拜花所赐便多了平日难得的好心情。有些花,走近了更好看,一骨朵、一骨朵的五瓣粉花,娇小玲珑地立在枝头,万头攒动、楚楚动人,远观也未必输给它们的近影,比杨柳如烟更有意味的恐怕就是这些如烟的春花了。人说烟花三月里的这“烟花”,应该就是这些远远望去的一片一片开在树上的春花吧,美丽又迷人,缥缈又短暂,如韶华易逝的女子。这样的联想倒让这个陌上春花一时间有了风尘的味道,多少让人心生怜惜。彩云易散琉璃脆,世间

梅竹马的苦命鸳鸯,最终还是怀着爱分手,姑娘嫁给了当地一个贫穷而有残疾的青年。

小说一开始就消除了人们对其所反映生活的真实性的质疑,用苍劲、洗练的笔触介绍了小清润的历史和主人公秋生的祖家三代,利用长镜头,再现历史的真实。小说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很大,过去和今天,山沟和城市,现实的意识和历史的意识交叉,显然又把历史的意识作为显影液,突出的是现实,加强作品的力度和厚度。

古老的黄河湾,祖辈遗留下来的穷困,苍茫黄土,凄切山歌,慷慨中有悲凉,坚韧中有颓唐。人生多变,压抑而又曲折,才使万秋生从小就成了“妨祖货”。爹死娘嫁人,他走进了自己的人生。作者通过他的命运摹状现实。人生比历史编年表、社会大事记有更多的含义和更具体的内容。

作者不想只看到生活的平面,还要看到“历史的沉积”和“生活的层积”。小说精彩的地方正是表现过去和农村生活的部分。一个个场景,一幅幅油画,秀远清妙的境界,西部高原悠长而无尽的韵律……把读者带到历史潜在的生活溪流之中,从源头漂来,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更多的东西。

作者的高明之处是用历史观照现实,借助人物的命运把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融为一体,塑造了十来个有名有姓、有特色、有性格魅力的人物,写得漂亮而有生气,切人的视角新颖,语言简洁,几乎是字精语切,音调和谐,富于表现力,有着强大的情绪信息量。更主要的是,故事饱满而有含义,却又是凝聚的、压缩的,因而富于魅力,引人入胜。

少敏心细才长,最初给我看的是三万多字,说还没有写结尾,想测试我的第一印象。我读后很喜欢,不要结尾也罢。什么叫结尾?人类文明有完成的时候吗?生活有终结的时候吗?文学作为人类生活的反映,何必都要有头有尾?正好我要给在文讲所学习时的导师秦兆阳先生写回信,想顺便把少敏的中篇附上,倘若老先生也认可,就能在《当代》上发表,不想却被少敏拦下了。

五个月后,他才写完结尾,确是“凤尾”。小说上了一个维度,意蕴更加完整和深邃,印证了莎士比亚的话,“结局好,一切好”。写作最可靠的才华是耐心,少敏不缺耐心,他缺的是时间。时间拖垮了他的耐心,他当书记尽心尽责,却没有发表过一篇作品。直到退休,他长出一口气,跟我说回家要写长篇,已经构思很长时间了,至少前面想好了,随时都可以动笔。

不料我还没有读到这部小说,他竟遽然而逝。我想他留下了一部书稿,或许是还没有完成的长篇。我渴望能读到这部书稿,跟少敏再做一次笔谈。

追忆老友,感慨万端,抄录一首打油,以寄哀思。

大事来时堪气静,
高潮退处自心宽。
人生本就流年转,
未见恒兴月总圆。

2025年3月24日急就

文艺周刊

第三〇二二期

美物不坚牢,奈何世上美的东西总是短暂,需要珍惜与它们相会的机遇,年年岁岁花相似,花有时,人可及。

有几年迷上户外运动,一年四季都有人在周末安排户外爬山越野。犹记春天在京郊山野里登山途中看到花,重峦叠嶂,峰回路转,在北方春天灰蓝的天空和山色背景之下,突然亮出一簇空而至于的山花开在树上,像山间飘荡的一缕缭绕的炊烟,似乎在这苍凉的无人的山野,突然出现了温馨的人家一般,让人心头一暖。然后,原来规划设计中的“六只脚”户外电子轨迹线路就被平白地打破了,众人纷纷寻了那烟团般的花簇环切而去。环切,在户外爬山用语中指的是沿着山腰水平方向的直线移动,是一种为直奔奔赴目标不迂回的行走方式,简称“切”。人在旅途,也许总会经历几次为了某个奔赴果敢的“环切”。

春日的旷野里,我们一次一次为花而果决地“切”去,像干渴的曹军在望梅止渴途中,终于远远看见了命定的梅林,便不顾一切向目标方向而去。然后得此福报又在余下攀爬中接连遇见了几处烟霞似的花丛,倔强又醒目地开着,开在山涧,开在山腰,开在山顶。谁知道它们的名字是何方神圣呀,谁又知道它们的花期在何时结束呀。此刻,它们只有一个名字,就是春天,春花如烟的春天,花云飘落的春天。

随着时令迫近,接下来的几次山野户外,又一再遇到更多更大面积的开在山野里的山花,不再是小朵烟团状的,犹抱琵琶半遮面的,而是大片烟雾般的弥漫着的山花。当它们从一开始的单片烟尘,变成漫山遍野烽烟四起的样子时,你就能感到这春天的脚步怕是再也挡不住了,几乎像是烟尘滚滚的兵马俑席卷而来……

有了这遍野如烟的春花,好像心里从此便踏实了下来,不再担心它们烟花易逝般的零落风尘,因为它们如烟的身影已经化作了春天,一个真实的蓬勃的簇新的春天,一个春花如烟的春天。

蓟运河像一条玉带,九曲十八弯,至北塘河口入海。在入海口,河水和海水形成了河海交汇得天独厚的水域,为鱼虾蟹贝的繁衍、生存提供了天然的产床。最神奇的要数麻蛤,汉沽人习惯地称为蚶子。蚶子属蚶科,生长在渤海的海浅泥沙中,肉质肥嫩,味道鲜美。海边渔村的孩子每当周岁抓阄时,炕上摆满算盘、蚶子壳、铅笔头等物件,有的小孩子爬过去,一把就抓住了蚶子壳不撒手,家人长叹一声:“唉,这孩子往后注定要风吹浪打,泥里水里祸祸了!”

上世纪70年代初,我上学每天都要经过汉沽体育场,偌大的场地上铺着苇席,上面晾晒着红黄色的蚶子肉,在炫目的阳光下,蚶子肉接受着阳光的炙烤,晒干后据说能出口创汇。远远望去,周围的民居高低错落、灰黑相间,而那片蚶子肉又是那么鲜艳,像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水彩画,空气中弥散着一阵阵腥咸的味道。

汉沽依河而居,分汉沽、寨上和营城三片区,以姓氏而论,形成了“汉沽崔、寨上李、营城邵”三个大聚落群。当时,蓟运河沿岸设了好几处趸蚶子的地方,近海边有蔡家堡码头,城区有杨家寨上西侧的蓟运河码头,另一个在汉沽片的大红门。一入秋,小山似的蚶子堆在河边,身上裹着一层褐色的泥。为了多挣些钱,人们车推肩扛地往家里运。汉沽人讲诚信,囊中羞涩、手里没钱也不要紧,可以到码头上去赊账。彼时,一家发一个小册子,上面写着姓名、地址,推走蚶子时,只需记下运走的数量。现在想来,简直有些不可思议。

那时的蚶子价格相当便宜,那是老天爷心疼穷苦人家。蚶子贵时两分钱一斤,一般的一分五厘,收一麻袋也不过两块钱。那天我去拉蚶子,本来顶秤了,管秤的大叔看我瘦小枯干,心生怜悯,又“咩”地给饶了一口气,随即喊了一嗓子:“这大小伙子,走你!”当时,好有面子,像占了天大的便宜。蚶子拉回家后,找趸弄到水井处冲掉薄泥,并台边流着一股股黄泥水。远远望去,井台是黑的,周围一片黄渍,成了大杂院一景。

开蚶子极简单。不等锅热,就把冲净的蚶子倒进锅里。起初,锅里是静默的,不久,就传出咕嘟咕嘟的声响。那是蚶子在锅里呼唤,又像是在纵情歌唱。掀开锅盖,一股子热气冲天而起,腾腾水汽中,只见蚶子早就咧开了嘴,露出了粉黄色的嫩生生的肉,但也有执拗不肯开口的。这时,挥起铲子哗哗地翻几个个儿,再盖上锅盖捂一会儿,蚶子就全都张开嘴儿了。

将炒熟的蚶子麻利地倒进大盆里,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,顶着热气腾腾的水汽,动手择蚶子肉。刚出锅的蚶子十分烫手,但全家人个个眼疾手快,一边往盆里拣肉,一边往嘴里扔,蚶子一进嘴,真是又热又鲜又香。几锅下来,也吃得差不多。最后,剩下少许的“顽固派”,就用改锥、汤匙、铲子等,从中间一撬,蚶子就乖乖地打开了。蚶子肉厚实且泛着一层白霜,那正是蚶子肥硕的标志。

这些蚶子肉都是要交到水产门市部的,后几锅再开时就弄个八成熟的压分量。开完蚶子的汤也不能倒掉,还有大用途——那就是把蚶子肉再浸泡到蚶子汤里,这样又可多增加点分量,卖的钱自然也就多一些。那年月,一到傍晚时分,家家户户一片忙碌,到处都能听到哗啦啦啦铁铲子碰触蚶子壳的声音,仿佛演奏着动听的交响曲。

天天开蚶子,开蚶子的汤水儿就会顺着手腕子流到胳膊上,蜇得慌,让风一吹,干了后又发痒,一抓就破了,别提多难受,但天天能听到蚶子在锅里咕嘟咕嘟纵情歌唱,心里比听到什么都舒坦。

蚶子肉交到水产门市部是有时限的,从趸来到交货不能超过七天。于是,收购点早就形成了由竹筐、马扎,甚至是砖头代替人排起的长队。一般来说,每百斤蚶子能出三十一二斤肉,而水产门市部规定最少要交十六斤肉,最高时交二十五斤,每斤公家能给一角四分钱加工费,剩下的蚶子肉归个人所有。这种以工代贩的方式,让人们在获得收入的同时,还能白吃十几斤蚶子肉。从秋季干到冬天,哪家都可以挣上几百块钱。

开蚶子,是孩子们最乐意干的一桩事。因为结算后,家长会酌情给孩子一点奖励。家长数钱时,我们会不错眼珠地盯着大人把大票装进兜里,然后拿出几角钱的钢镚儿犒赏我们。拿到钱,我们就像中了大奖一样,飞也似的跑去买文具、买小人书……那种渴望,没经过饥饿之年的是很难体会到的。

我认识一个叫邵德海的,他家中兄弟六人,上有四个哥哥,人称老五。他当过兵,见多识广。那些年,孩子多,收入少,生计困难。他虽是少年,却想方设法开蚶子,卖蚶子肉,一时成为远近闻名的开蚶子大户。他家的三间土坯房,后门正冲着蓟运河,一开门就可望到河水。家长看孩子们到年龄了,就放他们出去当兵长见

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,爆米花是一种美好的回忆,且往往与过年联系在一起。

记得儿时,每每春节来临,弄堂里就会响起“爆米花来”的吆喝,或者突然听到“嘭”的一声巨响,孩子们便知道爆米花的人来了,就会不由自主地奔出家门。

常常是一大群孩子看着那外地人生起炉子,把米或番麦子倒进那黑黑鼓鼓的圆形铁质的“肚子”里,架在炉子上,左手拉风箱,右手握手柄旋转,转啊转,大约五六分钟吧,等转到一定的温度了,就将那铁锅子往一麻袋里一放,用脚一踏那翻盖,随着一声爆炸,爆米花就喷射到袋子里,香气立刻弥漫开来,如果是珍珠米或蚕豆、年糕片,那香味更浓。这对弄堂里的孩子来说,绝对是一种无法抵御的诱惑,看到别的孩子大快朵颐,马上就会回家缠着父母或爷爷奶奶也要去爆一锅。

快过年时,多数父母都会满足孩子这点不算过分的要求,拿出一茶缸

听蚶子在锅里歌唱

王雅鸣



识,六个孩子有四个进了军营。老五还没成年,就帮衬着家里干活、挣钱。

每年一入秋,家里就要进蚶子了,少说三千斤!先是用小排车一趟趟拉到院子里堆成堆儿,用席子苫盖好,然后再把它们抬到河边,一筐筐地洗干净。他家前院的大灶上,架着一口八印大锅,一点火,开蚶子战役便宣告打响。

三千斤蚶子开起来可不是小工程,但这难不住老五——在地上铺上几领苇席,待一锅锅炒熟后,他们将热气腾腾的蚶子一下下往巨大的硬盘上撞,利用撞击的力量,使蚶子壳与肉体自行分离,灰白色的是硬壳,嫩黄的就是蚶子肉。

毕竟是孩子,刚开始开蚶子时掌握不好火候,常因蚶子在锅里时间过长而老了,没少挨大人数落。干熟练后,他很快总结出蚶子半生不熟时立马出锅才好,这样就不至于掉分量。

上初一那年,大哥、二哥当兵走了,父母起早贪黑出去干活。当三千斤蚶子又堆进当院的时候,他索性托同学捎信儿说自己病了。班主任何翠琴担心他得了什么大病,放学后 come 家访。何老师看到老五小大人似的挽着袖子,脸上泥一道儿、水一道儿干得正欢。老五一抬头看到站在院子里的何老师,顿时羞愧难当,低着头红了脸。何老师眼里闪着泪光,苦笑着摇了摇头,又叹了口气,原谅了这个懂事的孩子,蹲下身子也加入到开蚶子的行列。

有一年,他和几个小伙伴去海边玩,见海边正批发蚶子,不到一分钱一斤。他喜出望外,连忙找四个同伴凑了一块钱,买了一麻袋蚶子。十几里路,他硬是用自行车驮着,小伙伴帮忙连扶带拽地总算到家,开了后卖了八块钱。除了买糖块犒劳大家,还交清了当年的学杂费,大人们都夸他小鬼大!

交蚶子肉也是一道关口。那天,水产门市部里那个戴着厚瓶子底眼镜的男售货员,隔着老远就看见了老五,立刻板着脸命令道:“把蚶子肉倒筐里,先控去水分!”老五吓得不敢吭声,只好默默地照做,眼睁睁地看着蚶子从筐里往外滴答水,一会儿就积了一片水,少说得掉几斤分量,气得老五直撇嘴。

那时候,不知道蚶子为啥那么多,天天成船地往上拉也拉不完。在大红门码头,一条大船泊岸后,两个人一组用大筐往下卸蚶子,一大帮孩子就在跳板底下翘首以盼。船工们看到孩子们扬着小脸,就故意在跳板上东摇西晃使劲地颠,于是筐里的蚶子纷纷掉落下来。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捡起来,每人都能捡半袋子,既为父母省了钱,又可吃到不要钱的蚶子。

蚶子有灵性,更有顽强的生命力,想让蚶子越冬,就随意置于一阴凉处,盖上破麻袋片,稍稍淋一点水,就不用再管它了。等到想吃时,揭开麻袋片,它们静静地趴在那儿,张着小嘴儿,个个都半吐着小舌头,一副可爱而恬静的神态,那是在小憩或呼吸呢!

经过秋天开蚶子大战后,各家各户都要储存下几十斤乃至上百斤蚶子肉,留待漫长的冬天慢慢享用。这时,要用大缸、坛子等器皿腌起来,程序也很简单——把蚶子肉从泡蚶子的汤里捞出,攥几把,尽量沥干,然后在缸底铺一层金黄的蚶子肉,四五厘米厚,然后撒一层粗粒大盐,一层层码上去,蚶子肉既厚实,又严密。这样做一是防止变质,二是延长贮存时间,以挨过那漫长的冬天。当严酷的冬天到来,就可揭开大缸盖,抓上一把蚶子肉,熬白菜、包饺子、捏包子……什么时候想吃就弄一碗。蚶子肉是随意百搭的腥货,它不挑不拣,团结一切青菜,成为百搭的菜码。家里大锅熬白菜,待八成熟时,放入蚶子肉,少顷即出锅,鲜味遮了大白菜的寡淡,平添了一股海鲜味儿。

蚶子肉质鲜美,不仅可以炒菜,做馅最靠谱。你可能不信,纯蚶子馅饺子吃起来竟是羊肉味,咬一口余香满口。做法是以蚶子肉为主料,剁碎后辅之少量白菜,煮熟后羊肉的膻味直冲味蕾。我以前对这说法存疑,现在想来,大概是那个年代物质匮乏,或鲜有尝过羊肉饺子的缘故吧!此外,包棒子面大馅饺子,味道独特。那棒子面要用开水烫后和好,保持皮儿的软糯,这样包起来才结实,保证蚶子馅的纯正。现在,汉沽许多餐馆都备有这道主食。如果店家含糊了,就会令食客觉得缺乏特色,转身另寻他家。

蚶子可以做出多道美食,比如蚶子酱,那是吃捞面的主打。蚶子剁八成碎,然后起锅倒油,油热后倒入蚶子丁,只需几秒钟,面酱入锅,咕嘟起泡,停火出锅,一碗香喷喷的蚶子炸酱就完成了,就等着食客大快朵颐。再如楂蚶子,那是汉沽非遗名录中的著名菜肴,更是“大碴”的灵魂所在。我喜欢吃蚶子,更喜欢蚶子朴实憨厚、宽裕不惊的性格。尤其是那些废弃的蚶子壳,用它们打饲料,喂鸡喂虾;用它们铺路,千人踩万人踏,风吹雨打,形成一条灰白色的蛤蚶齿儿小道,晴天不扬尘,雨天不黏脚,走上去坚实而平坦,成为一道别致的风景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的番麦子去爆一大袋,最不济的,舀一碗米去爆一袋炒米花,条件好点的家庭能拿出黄豆、蚕豆,黄豆、蚕豆香

是香,但体积变化不大,不像番麦子或大米,一茶缸进去,一大袋子出来,

爆米花的回忆

凌鼎年



极为神奇。

最让人眼馋、嘴馋的是,有那么一两家有钱的,或者家里有上海亲戚的,能有上海年糕吃。在年糕新鲜时,用刀切成一片片,晒干。爆年糕片,必须放一勺香油,这样就不会粘在一起,爆出来更松脆、更香甜。我曾经吃到过爆年糕片,松松的、脆脆的、甜甜的、香香的,那时真是感觉味道好极了,用当地土话说,就是“吃在嘴里,打耳光不放”。在我们小伙伴眼里,爆年糕片是一种富裕

的象征、奢侈的表现,是过年时的最

美零食。

最难忘的是有一年,离我家不远的的一个小学同学家,竟买了一台爆米花机,在春节前几天开张了,生意好得出奇,排了长长的队,到半夜了还有人在排队,要不是半夜那“嘭”的一声响声太大,影响周边居民睡觉,可能会通宵不停呢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,好像是一角钱爆一锅。那时候,一个饼才五分钱,一角钱可便宜,但父母为了让孩子开开心心过个年,一角就一角,也就不再计较了。

那时还汇报过一个段子:外国情报机关向总统汇报,说中国人有黑科技,能使粮食几十倍地增加,是一种粮食膨胀机。笑话也好,幽默也罢,都是儿时的记忆。

我们还学过,爆米花时左手做的拉风箱动作,是前后运动,而右手做的摇爆米花机的动作,是旋转运动,因为两只手动作不一样,有的孩子会协调不好,我们笑得可开心了。如果谁能左手拉风箱,右手摇圆圈,连做几十次就算佼佼者,厉害得不得了。

那时的快乐很简单,又很朴实、单纯。现在回想起来,无比美好。